

<<风雅颂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风雅颂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2087620

10位ISBN编号：7222087621

出版时间：2012-5

出版时间：云南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阎连科

页数：326

字数：2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风雅颂>>

内容概要

杨科是清燕大学的教授，教授古典文学，生活清苦。在他妻子茹萍的冷嘲热讽下，他决定闭关著书。然而著书归来，等待他的是妻子的不忠，但他息事宁人，以一种卑微、矛盾的心态放过了他们。他把稿子送到出版社，出版社要求他支付出版费，他决定威胁妻子的情人——副校长。接着六月四日沙尘暴袭击京城，他带领学生抗击沙尘暴，后被媒体大肆报道，学校为平息事端，哄骗他把他送到精神病院。他在精神病院一待就是半年多。他逃出精神病院回到学校，却得知学校和老婆双双将他扫地出门。他只好回到家乡耒耜山脉，然而村里以前暗恋他的姑娘却在镇上开了酒家，并且已嫁人育子。他无处可去，到镇里的天堂街上给小姐们教授《诗经》，给她们钱让她们不要从事这一行……

暗恋他的女子死了，他心里无比空虚，觉得她的女儿应该要嫁给他……在她的新婚之夜，他掐死了她的丈夫。为此他逃向大山里面去，却因此发现了传说中的“诗经古城”。后来陆续有学者、教授和小姐进入该古城，这里成为一片人家“乐土”……

<<风雅颂>>

作者简介

阎连科，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作家。
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情感狱》《最后一名女知青》《生死晶黄》《日光流年》《受活》《坚硬如水》《为人民服务》《风雅颂》《四书》和《阎连科文集》12卷等。
曾先后获国内外各种小说奖二十余次，作品被译为日、韩、英、法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挪威等二十几种语言，发行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，是中国在国内外最具影响也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。

<<风雅颂>>

书籍目录

卷一 风

关雎

汉广

终风

蓍兮

卷二 颂

有瞽

良耜

噫嘻

泮水

卷三 雅

出车

都人士

十月之交

绵蛮

白驹

卷四 风雅颂

卷五 风

式微

晨风

蒹葭

东门之枌(fen)

匪风

卷六 雅

菁菁者莪(e)

斯干

思齐

白华

小明

南山有台

卷七 颂

噫嘻

臣工

駟

有駟(bi)

卷八 风雅颂

卷九 雅

大田

车辖

隰桑(xi)

渐渐之石

小弁

桑柔

白驹

鸳鸯

<<风雅颂>>

卷十 颂

般

天作

时迈

有瞽(gu)

卷十一 风

东山

草虫

甘棠

芄兰

葛藟(lei)

卷十二 风雅颂

后记三章

<<风雅颂>>

章节摘录

卷一 风 1. 关 雎 说起来，从京城的精神病院逃回到耙耧山脉时，我走得并不快，可时光却在我脚下汨汨湍急，飞溅而流失。这让我想起我的新著《风雅之颂——关于 诗经 精神的本根探究》（在以下的故事中，我可以简称这部专著为《风雅之颂》吗？）里的一句话——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儿，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。

我以为，《风雅之颂》是一部伟大的专著，它重新揭示了一部经书的起源和要义，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与靠山。其中的每一个字，都贵如金玉，掷地有声。它的完成，耗费了我五年的光阴。

清燕大学那片松树林中教研室的枯色瓦屋，我搬进去时收拾得窗明几净，墙壁上白如天空，可等我离开时，窗棂上已经再次红漆剥落，露出了缕缕木痕。

那雪白的墙壁，也布满了灰尘污垢，如同沾上了粪便的巨大抹布，挂在屋里的四周。

当然，《风雅之颂》这部专著给我带来的还不只这些。它给我最大的回报，是今年夏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，看见有一堆男人女人的衣服，胡乱地扔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。

我妻子赵茹萍，正和当时还是副校长的博导李广智，躺在卧室里的床铺上。

赵茹萍粉白红润，只是稍稍有些臃肿（也可以说，她的丰满恰到好处）。

可是李广智却骨瘦如柴，一身黝黑。

他趴在我妻子身上，宛若一只晒干的虾米缩在一条白条鱼的身上。

这一黑一白，一肥一瘦，一明一暗，让我当时就想，他们难有性高潮的到来。

他李广智哪有这能力。

我站在卧室门口，一手拿着钥匙，一手提了《风雅之颂》的书稿。

洋洋五十万字，刚刚改定誊毕，分量半尺多厚，字迹天热烦躁，其思想犹如四块砖头。

大功告成，胜利归来，我想提着这兜儿伟大，突然站在我妻子面前，借以炫耀显摆，邀功领赏，可是她却正在和校领导同床共枕，偷欢取乐（大白天的）。

我家在校区东南的家属楼里，4号楼，3单元，306室。

窗外的箭杨树，旗杆样刺破青天，有几枝青绿，正在我家的窗玻璃上动情动意，搔来挠去。

我惊愕地看着，他们俩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，缩成一团，肩并肩地团在一块，都脸色惨白，浑身哆嗦不止，便觉得我回来得不算恰如其分，遇不逢时，有几分唐突和仓促。

慌忙朝后退了一步，我看见他们同时去抓床头的枕巾遮盖身子时，二人的手关节碰在一起，有一片血肉落地的声音，在碎竹片编成的凉席上，一旋一闪放大了。

他们望着我，目光黯淡而忧伤，仿佛被俘的两个士兵，在望着一管黑洞洞的枪口。

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，只好一连声地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写完这部专著我就回来了，我应该先打一个电话回来的，应该先跟你们打一声招呼再进来。

我说着朝后退缩着，仿佛我是走错了门，仿佛是一个男人尿急走进了女厕所。

退到客厅转过身，我又扭回头来交代，喂，先把衣服穿起来，都先把衣服穿起来。

我便从屋里出来了。

轻轻关上门，我木在楼梯口。

对面的墙壁上，粉上去的白色不到一年就干涸翘裂了，在我怔着目光看它时，它经不起我的直视和冷厉，哗一下，有块白灰从墙上落下来。

这吓了我一跳——我以为是我的脚步踢着我的耳朵了。

这时候，我最怕有邻居走回来，怕他们问我说，杨教授，不回家你站这儿干啥呀？

可是老天照顾我，没有安排邻居们这时走回来。

剩下的事，就是我家屋里窸窸窣窣的穿衣声，还有拉凳子的响动声，和我妻子赵茹萍朝门口走来

<<风雅颂>>

的脚步声。

随后门开了，从门缝挤出来了我妻子那秋叶飘零的话——杨老师，你回吧。有话回来说。

转过身，我看见她的半张脸夹在一掌宽的门缝上。

待我如期而至地要转身回家后，好像她还有一个开门迎接的动作样。

进了屋，关上门，她站在客厅一边儿，穿了那年新买的淡色粉裙子，绸蓝腰带束着腰，还在胸前系了个欲要飞舞的蝴蝶结，样子像是要出门给她影视系的学生上课般，只是她的手里没有拿课本，胳膊弯里也没有夹她的授课大纲和准备给学生们播放的电影片。

她的双手无力地下垂着，交叉在小腹前，手心向上，胳膊微弯，仿佛生怕双手兜着的一兜儿空气会从手上漏下去。

瞟了我一眼，把头勾下时，没来得及细加整理的头发，有一缕乘机散漫地耷在了她的前额上，使她的脸上如同一块白布上流过了一行儿墨。

结婚十几年，我已经42周岁，她已经35周岁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今天这样让人同情的模样儿，这样招人喜爱的可怜样，如同我的学生论文不能通过而不送礼只是站在我的面前哀求着。

我把目光从她身上扫过去，看着副部级的知识分子李广智，这时他再也不是那个管着京城一所赫赫名校科研和教学的副校长，再也不是科学院院士的西学专家，再也不是全国所有大学博士点审批小组的权威组长了。

他完全成了一个做贼被人当场捉住的小老头。

虽仍是身穿西装，可里边白衬衣的脖扣儿还未及扣起来，领带还如一根草绳样拿在他手里，脸色铁青如夏天正旺的萝卜皮。

我猜想，往日我不在家里时，他会如主人样坐在我家的沙发上，享受着我妻子给他泡的龙井和削了皮的大苹果。

可是今天他不了。

他虎落平阳了。

他把半拉屁股挂在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，低着头，不说话，不时地瞧瞧屋门口。

他的目光提醒了我。

我过去把半开的屋门关起来（把屋门里边的暗锁扣上了），折回身，我像我家的主人样，坐在我家乳白色人造皮的沙发上。

想说啥，却只叹了一口气。

又瞅了一下他们俩，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，倚着沙发盯着我放在地上的书稿沉默着。

我不知道逮住他俩通奸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。

屋子里的闷，像空气都凝成了铁或石头般。

人也已经被铸在了石头或铁里。

空调还开着，可李副校长脸上有了汗（有些可怜呢）。

我妻子的脸上也挂了几珠汗。

我脸上没有汗，只是手心有些热。

双手捏着时，像捏了两包儿水。

松开时，凉气哗哗从手心钻进了手掌里。

在清燕大学读书、教书20年，从没有过的酸楚和惬意，这时从手心沿着胳膊流遍了我全身。

我再一次望了望他们俩，和他们看我的目光相遇时，他们的目光谨小慎微、颤颤抖抖，如在惊恐中伸出来试探安危的龟头般，看一眼，就敏锐快捷地缩将回去了。

——杨副教授，我错了，想要怎样你就直说吧。

我的天，他开口说话了。

声音微细，潮潮腻腻，如从校园的荷湖那边飘过来的水蒸气。

原来他在学校演讲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报告、念文件，声音可不是这样子。

那时候，他洪亮如钟，振聋发聩，会法语，通英语，在剑桥大学主攻过西方哲学和美学，读博期间就翻译了西方哲学最难译的几本书，后来还译了一大批西方的探索小说和最新的美学论著，撰写了《西

<<风雅颂>>

方美学史》、《西方哲学发展史》、《剑桥、牛津教育比较论》、《欧美与中国美学比较论》等一大批的学说和专著。

在清燕大学哲学系从教18年，他带出来的博士生将近八十个，后来理所当然地当了学校的副校长，学生们就大多只能在礼堂听他演讲了，很少能在教室的讲台上，看到他的神采、风采了（我曾经想有机会去近距离地听他一节课，可最终还是没听上）。

再后来，他就几乎不再给学生授课了，成了这所赫赫名校忙上忙下的领导了。

先是学校管行政、杂务的最后一名副校长，后来是管教学的第一副校长（高高在上，权重如山）。

当我以为再也不会和这位西学大家接触时，他却面对面地坐在了我面前。

无论如何说，眼前这个矮小精瘦、眉毛少许发白，额头上有些谢顶的老头儿，让我和那个声名如雷的校长对不上号。

我盯着他的脸，如同盯着一张悬在我对面半空的菜青叶（似乎那青菜青的脸上还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坚毅和刚强），就那么看着他，琢磨着他脸上到底有没有我行我素时，他又开口说话了。

他说，杨副教授，你放心，今年内我把你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行不行？

说，还有，我保证年底报批你为国家级的模范学者。

评上模范学者了，奖金是5万元。

说，你如果想当你们教研室的主任或者系里副主任，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。

他这样说着，像给我开了一串清单样，觉得条件可以了，价码够高了，他已经力所能及了，最后把目光软软硬硬地落在我脸上，等着我的回话和讨价与还价。

可却在他看我时，在他等着我的回话那一刻，我看了茶几旁我的那堆书稿后，朝他淡淡笑了笑（笑得软弱无力、意味深长），说李副校长，我的《风雅之颂——关于精神的本根探究》写完了，有了这部专著，我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不再需要了。

你要从心里觉得你错了，觉得对不起我杨科了，要真心实意悔改了，我有三件事请你们为我帮个忙——

一是我思想不解放，你和赵如萍的事情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？

二是我观念还不新，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？

我说着悲从心来，想要哭出来。

然就在我将要泪流满面时，心里蠕动一下子，我鬼使神差（计从心来）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晴天霹雳地在他面前跪下去（我跪得猛烈而有力，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），跪下看着他，也看着惊怔在一旁的妻子赵茹萍，重复说，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，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？

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？

三是我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？

2.汉 广 从京城的精神病医院逃出来，一夜之后火车把我扔到了耙耧山脉下。

初秋绿野的清新，泛滥成灾地朝我扑过来，好像旷野上一团一堆的绿气，长年累月找不到一个闻香的人。

沉闷了，死寂了，以为秋天的生命要荒废虚度时，我背着行李从车站走将回来了，自天而降出现在了山脉上。

比起京城郊野的庄稼，要晚熟许多的玉米棵，把田野和荒地连成一片儿，扯地牵天，从我脚下铺展到我目所能及的天边外，起起伏伏，荡荡动动，海面样不着边际（大而无当）。

有一股热辣辣的青稞气，香得我鼻子疼（我有鼻炎）。

还有一股黄土的甜味在我舌尖上跳来荡去，翩翩起舞。

我放下手里的旅行包和一个大提兜，在路边站了站，很夸张地对着田野和已经平南至顶的日光扩扩胸，舒舒展展撒了一泡尿，然后从山脚下朝着山坡上走。

我臆想，玲珍一定会在山坡上的那棵柿树下面等着我，翘首以待，望眼欲穿，不时地把手棚在额门上，朝着山下望一望。

那树下有一块一尺见方的青石头（是沙岩石），石头上不知哪年哪月刻出一个“禾”字来（我家寺村许多人家都有这样的刻字石），摆在那儿被人踩久了，坐久了，“禾”字已经模糊得如同枯枝败草了。

我想没人时，玲珍会站到那块石头上，踩着那个“禾”字朝着远处望，见面前一路空旷后

<<风雅颂>>

，再如当年割草的少女样，爬到树杈上，极目遥远的地方盯着某个行人大半天。

也还许，她不会再去爬那柿树了。

毕竟早已风吹叶落，岁月枯荣，不再是可以爬树的那个年龄了。

然而无论如何，她在那树下翘首以盼是不需说的了。

看了看放在我脚边的大提包（那里放着我的衣服、物品、钱和《风雅之颂》的书稿），朝山上瞅了瞅，我又开始提着大包小包，继续朝着山坡上爬。

我已经从旷野的气息中，闻到了二十年前的盛夏里，老柿树那干裂枯皱的树皮味，还有靠西那一孤枝上，涩得舌头发白的柿子味。

在那个柿子将黄的季节里，我离开耙耧到清燕大学读书那一年，玲珍就把我送到那棵柿树下。

我们走累了，坐在那树下歇息着，背倚着柿树身，望着夏天像望着一湖热滚滚的水。

那时候，山脉上空旷无人，只有我们俩，我便拉了她的手。

她的手红润柔软，指甲缝里隐约有条月线泥（我的指甲里也有很厚的泥，耙耧人的指甲缝里都有泥）

。我看着她指甲缝里的泥，摸着她肉嘟嘟的手掌上的一行儿茧，像一片暄虚的土地上，凸出来的几块野石头。

就那么，摸着手，摸着她的茧，她的手心汪汪洋洋出汗了。

我的手心也汪汪洋洋涝成了灾。

有一对乌鸦在我们头顶叽叽呱呱地叫，漆黑的声音落下来，摔碎成一片豆粒似的透明在我们面前滚动着。

汗粒也在我俩的脸上滚动着。

那时候，我凭着莽撞和勇气，大胆地把她揽在了我怀里。

她也小鸟依人地偎在了我怀里。

可却只一会（爱情还如刚出土的苗芽儿，未及蓬勃就遇到冬日了，遇到寒风了），不知为何，她突然从我怀里把身子挣出去，把手从我手里抽出去，还把身子朝我的远处挪了挪，然后望着我，脸上肃静得如洗过水的一块板。

我说你咋了（那时我把怎么说成咋）？

我说不结婚就不能搂搂吗？

搂一搂我能把你吃掉吗？

我说不搂就不搂。

一辈子不让我搂我也无所谓。

我把目光从她那张涨红的脸上移开来，投到一片收割过的田地里。

田地里的麦茬儿，一行行高高低低竖在日光下，晒久后，有丝丝微白的烟雾在那茬儿上升腾着。

对面的山坡上，有两个担着麦捆的人，一步一步朝着远处的村落里走。

叹口气，我把目光收回来，将头倚在了柿树的身子上，眼睛微闭着。

就这样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她从地上站起来，然后就从我身后传来了她有些发狠的话——
你走呀！

——去不去？

——跟着我。

她就提着我的行李，朝柿树以西的田埂儿下边走去了。

田埂儿大约几尺高，她在一缓处走下去，把东西放在田埂儿下，望着田埂儿对我说，你下来。

我也就从那缓处地走下去，站在她面前，不解地望着她。

望着日光在她脸上晒出的汗，看着她涨红如血的那张脸，看见她鼻尖上的汗珠儿，小米粒样一个挨一个；还看见她因为想说啥儿没能说出来，使她那急速颤抖的两个嘴角儿，像没了头而又想飞起来，却只能扇着翅膀抖动的红蜻蜓。

盯着我，她就那么抖了一会嘴角儿，终于说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。

她说你上学要走了，想摸我看我就摸我看我吧。

豁上了。

<<风雅颂>>

摸哪儿都行，看哪儿都行，趁这梁上没有人。

说着话，她就动手去解自己的上衣扣。

她穿的是那年月在耙楼那儿有些时尚的确良布衫儿（浅绿色，如被水浸泡过的草的色），那是我们订婚时，我娘去镇上给她扯的订婚布，是她自己进城做的小翻领（只有城里人才穿的样式儿）。

解那扣儿时，她的双手有些抖，把第一个扣子解开来，又把第二个扣子解开来……我看见她胸前的皮肤完全和她脸上不一样，细白如粉，嫩红如绸，闪着日照的肉香，仿佛汉白玉的石面发着柔美的光。

接下来，她胸前的大红兜兜露将出来了，轰隆一响露出来，如砰的一声在我面前燃起了一团火，使我眼前犹如太阳飞来砸在了我的眼珠上，眼角灼疼，眉毛糊焦，眼球上有水被烤干的“吱吱吱”的声音。

还有烙铁烫着嫩皮的焦燎味，血浸血流的艳红味，骨裂骨碎的腥白味，它们一群一股钻进了我的肠胃里，心肺里，魂灵里。

到末了，有一股力量就把我看她的目光推着揉着按倒在了柿树那一边。

我把目光扭到了一边去。

她就那么竖在山坡田地的那道堤埂下，露着红兜兜，露着兜兜以外的上半身，露着她光洁的皮肤和云柔乳白托起的两团儿红，任她丰满饱胀的年轻，在静寂中生龙活虎地逼视着我（似乎是睥睨着我这个村里解放几十年才考上大学的第一位大学生）。

到末了，她用怪异的目光盯着我，却用柔顺的口气问我说，杨科哥，你不是想看我、摸我吗？

——你把脸扭过来看我摸我呀。

见我呆在那儿不动弹，她又抬高嗓门说，杨科哥，你考上大学了，你考到皇城最好的大学啦，在家时你一直都想摸我，都想让我解了扣子给你看一眼。

你看呀。

你摸呀。

你把脸扭到一边干啥呢？

3. 终 风 那间县城旅社的小屋里，灯光如同被年月蚀旧的纸。

有一股霉味在屋里的墙角、桌上、床下堆砌着，待我推门走进去，霉味热情地围上来。

玲珍坐在床上靠桌那一端，脸上挂着无端的疲惫和失意。

夜已经深不见底，和没有头尾的胡同样，连城街上月寂人稀的脚步声，也大得房倒屋塌地响。

我用20块钱在那旅社包了两间房，我一间，她一间。

可我睡不着，躺在床上就看见她的红兜兜、白皮肤，看见她说话时的嘴角，上下翕动如花红的蜻蜓飞在我眼前。

明天一大早，我就要坐头班汽车离开县城，离开耙楼山脉，到九都市里坐火车往皇城那里读书了。

去奔我的事业、我的前程了。

就要在这城里和她分手了。

前寺村和后寺村那儿忙得很。

整个耙楼山脉都忙得如同着了火。

麦是割倒了一大半，可都还摊在田地里。

没割的需要割，割倒的太阳晒一天，就非得立马挑到麦场上。

到了麦场上，又要连三赶四打好晒干灌入仓。

大忙的天。

火烧般的忙。

可我却要到学校报到去。

还要早几天儿去，到那陌生的皇城做些安顿的事。

就走了。

爹不送我，娘也不送我。

她爹、她娘也不去送我。

<<风雅颂>>

两家人委派一个玲珍单独去送我。

两家人说好让她把我送到九都火车站，可在县城时，她要去厕所，我给她指了路边公厕墙上写的一个“女”字让她走进去，她到那里愣一会，却一抬腿走进了男厕所。等忙不迭儿地退出来，脸上挂着羞红和恼恨，见我就决然地说不往九都送我了。

死也不往九都去送了。

因为没认出厕所墙上的“男”字和“女”字，夜饭也不吃，躲在旅社的屋子里，直到要睡时，才取出一块干粮啃了啃。

似乎一切都是从这次走错厕所开始的。

她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了，再也没有羞红和对什么都欲说又罢的犹豫了。

她变得说话直硬，腔调冷利，像恨不得立马把我送走后，她好飞快地回到耙耧山脉里。

因为那里才是她的家。

那里去厕所不消辨认“男”字和“女”字，走路不要分辨左边和右边。

把最后一口油烙的干粮送到嘴里边，将手上、身上落的馍花儿捡起来，喝口水，咽了嘴里的馍和手上的馍花儿，她就把身子倚在桌边上，看着我，像盯着一匹欲要脱缰的马。

看久了，看够了，似乎也把我看明看透了，便冷冷淡淡地问我道：“你今夜儿想和我睡在一起吗？”

“不睡在一起你走吧，我想睡觉了。”

我回到对面我的那间屋，关上门，脱了衣，把灯熄灭掉，让暗黑铺天盖地把我包起来，但却睡不着，眼前总是光光亮亮地闪着她的红兜兜，和兜兜周围那云白洁净、柔嫩如绸的白皮肤。

有一股细腻如丝的香，从她那间屋里挣着她的身子飘进我的屋。

我在抗着那味儿，也在一口一口吞着那味儿。

直到嘴唇发干了，喉里着火了，我就从床上折身坐起来，望着一屋子茫茫的暗黑发着呆。

说到底，那年我已经22周岁，她才18岁，正是《诗经》的《终风》那首情诗里的年龄和情景。

也就呆到发痴时，我把鞋子提在手里边，光脚踩着走廊上的砖，到她门前轻轻敲了几下。

灯亮了。

门开了。

我又把门关上后，放下鞋朝她走过去。

在她面前站一会，不言不语就去解她的衣扣儿。

她没有不让我解她的衣扣儿，没有不让我去她的脸上摸，去她的额门上亲。

她像在等着我的这些一模样。

像没有力气抵挡我的这些样，先是有些意外地看看我，后就意料之中似的把头勾将下去了。

我俩已经订了一年婚，在高考落榜的第三年，心灰意懒中，彼此两家都送了订婚礼。

无论如何说，我是耙耧山脉前寺村唯一到镇上读高中的人，也是学习最好的人（虽是经过四年复读才考上大学的，可语文分数却是地区第二名）。

她是后寺村最为水灵俏丽的人（虽然不识字，没读一天书），依着媒人的安排，我俩订了婚。

当初和她见面时，我以为她是我面前春摧气鼓、欲要苞裂的一棵小树儿，个儿不高，也不胖，可浑身初春的饱胀，却似乎要哗哩哗啦炸开来，如到了季节的麦，到了季节的豆，到了季节任何带壳的果物儿。

到现在，一年过去后，这棵小树豁然长高了，豁然长大了。

她浑身的水汽和秀气，浓浓烈烈，占山占岭地把她湮没了。

把我湮没了。

我解着她的衣扣儿，双手哆嗦得和她白天解着自己的衣扣一模样。

到末了，我没有把她的扣儿解开来，而是把那枚扣儿扯掉，扣儿滚落在了床下边。

可无论如何说，她胸前的光洁和红亮，是又一次砰的一下崩裂在了我眼前。

那红兜兜也呼的一下挺在我的眼前了。

我终于可以那么近、那么清晰地看到我那年龄无可截止的渴念了。

一瞬间，我怔在那屋里，双手发抖，喉咙发干，看着眼前的物物景景如呆了一模样。

<<风雅颂>>

好在那痴呆只是一瞬间的事（时间短得没有一指长）。

那一指长的时间过去后，我就粗野地用我的双手去抚摸我红彤彤的欲念了。

说几句落落大方的话，她那圆润饱满的乳房，真的像一对火热的水球从我的手上滑过样。

我一碰到它，她便本能地朝后弹一下，猛地身子一歪站起来，推开我，脸上大块大块的涨红朝着地下飘飘旋旋地落。

她说，杨科哥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你会娶我吗？

她说，娶了也会离婚呀。

她说，只要你对我说句你这辈子会娶我，不变心，我今夜就把身子给了你。

把我的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给你，丁点儿不剩地都给你。

她话说得并不快，声音也不大，可一字一句，风声鹤唳，斩钉截铁，该重了重，该轻了轻。

说完这些后，目光火燎燎地在我的脸上烧一会，看我一时不说话，便把那目光冷下来，淡下来，从我的脸上移到我的身上、腿上、双脚上。

她盯着我赤裸的双脚看一会，又扭头瞅瞅我进门后丢在门口的鞋，然后自己系着扣儿到门口，把那双鞋拿来放在我脚前，回身坐在了床沿上。

4. 蓍兮 就这样，我到清燕大学报到了。

四年的欢乐苦读中，因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“《诗经》诠释”的赵教授，发现我的家乡中原黄河流域嵇山山脉那儿，正是《诗经》中一大批农事诗的发源地，还因为我在中文系大三的昼读夜耕间，有一篇《新考》的论文发表在了学报上（那可是惊天动地的一桩事），因此他就（有预谋地）鼓励我报考他的研究生。

硕士毕业后，还又网开一面地让我考了他的博士生。

这种顺水推舟、春暖花开的命运，让我一戴上博士帽，就留校成了这一名校的年轻讲师，成了最年轻的《诗经》研究界的半个专家。

当然，也水到渠成地，成了赵教授家的如意门婿，成了赵教授寄予厚望的关门弟子（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我这个得天独厚、勤奋好学的弟子，让《诗经》研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门诗经学）。

而我的妻子赵茹萍（赵教授家的独生女），她高中没有毕业（早恋而辍学），原本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人员，可我们一结婚（那时候我们过得门当户对、两情相悦，日子像开在蜂蜜上的花），她因为对学历和虚荣的要求与渴望，就夹着一打儿电影画报和国内外影人逸事的书，去报考了京城一家艺术学院的校外本科函授班（居然录取了，只是学费拔地而起，和这京城一夜梦醒后出现的摩天大楼一样高）。

到后来，我因为对《诗经》研究的新意迭出，不断有分量超重的论文问世，而提前晋升为学校副教授。

而她也因为对一大批国外影帝、影后的趣闻和身世的探究与着迷，而又成了那家艺术学院的校外函授研究生（学费高得比摩天大楼还要高，把我所有的稿费都用尽了）。

再后来，这个国家的事情悄然间猛地不同了，忽快忽慢、转瞬即逝的变化，让你以为刚到黄昏天却大亮了，以为太阳刚刚升起，却又星月满天了。

那一年，茹萍刚拿函授本科毕业证，这个学校与时俱进地准备成立影视艺术系。

又一年，茹萍刚拿到了她的函授硕士学位证，应运而生的影视艺术系，因为她的文凭和父亲，使得得以调到系里当老师。

再一年，她刚刚神不知、鬼不觉地把人家关于电影艺术探讨的四篇论文取长补短（我也狼狈为奸地帮了她的忙）、穿插组合成自己的专著寄往出版社，她就成了清燕大学影视艺术系有重要理论专著的副教授。

也就在这几年间，我的命运水来可以土掩，而兵来不能将挡了。

在国家的GDP上涨到百分之八时，我发表论文易如反掌，稿费单隔三差五地寄到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。

到GDP上涨到百分之十时，我发表论文却是只有铅字而没有稿费了。

到了GDP上涨到百分之十二那一年，再发表论文，不光不给稿费，编辑部和出版社还会倒打一耙，反过来向我索要发表和出版的经费了。

<<风雅颂>>

问题不知道出在了哪儿，如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患有癌症那样——我不知道为何别人发表我的论文，反而要向我索钱了。

原本在文科还是重中之重的古典文学课，曾几何时，我去讲授“《诗经》解读”的大教室，也算是高朋满座，蓬荜生辉，可在不知不觉间，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课，成了这个社会的木乃伊，除了研究再也没观赏和实用价值了。

不知道为何，连续几年里，我遮遮掩掩，又争争夺夺，让系里上报把我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，学校的评审委员会，都先后堂而皇之地把我从晋升的名单上一刀抹掉了，像冬天一来我就应该草枯叶落样。

。

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和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了。

不知道我曾经顺行于世的命运的船头弯在了哪儿。

可毕竟，我是来自于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耙耧山脉人，坚韧、执著、忍让、奋斗的美德，在我身上如种子早已埋在了土里那样，只要捕捉到点滴的阳光和雨水，就必然会生根、开花和结果。

也就风吹雨淋地到了5年前，到了那年夏天第三次我的名字从晋升正高的名单上霜打叶落时，晚上我和她睡在一张床铺上，枕着一个枕头时，她从我怀里挣出身子来，在暗黑中说了一大段意味深长的话。

。

杨科，她说我没有什麼要求你，父亲退休了，他不再希望你当什麼学者和专家了（难道我不是学者、专家吗？

），也不希望你有一天当有权有势的系主任或者校领导，他和我只希望你能卧薪尝胆，扎扎实实写出一部专著来，凭借这专著，顺顺利利评上正高，当上教授，说起来我赵茹萍的丈夫也是清燕大学名正言顺的正高职博导就行了。

说完这段话，她从我身边趿着鞋子离开床，走出去坐到一片黑暗的客厅里，把我留在卧室中，像把一只孤独的绵羊送进了密不透风的圈里样。

然后我们一里一外，沉默一片。

我躺在床铺上，她坐在沙发上。

到那沉默黑黑暗暗，堆积如山，压得我筋断骨折，透不过气儿时，我也从卧室走出来，站到她面前，看见她在模糊中抬头盯着我（眼睛又大又圆），又说了两句温和而冰冷的话。

她说，姓杨的，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是教授了，我的丈夫还是副教授；我是博导了，我的丈夫还只能给本科上大课，只能可怜兮兮地带几个被人挑剩下的硕士生。

难道你就不能想想办法，让人对你另眼相看一回吗？

……

<<风雅颂>>

编辑推荐

1、这是一本内容荒诞至极的讽刺小说，小说对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但又无限意淫刻画得入木三分，淋漓尽致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。

2、《风雅颂》是阎连科老师已出版作品中唯一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。

看了《风雅颂》初稿的人说：“阎连科，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，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。

”我说：“不是。

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。

我只是写我。

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；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,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。

”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